

《诗漫注》

鸟叔范儿

二更时候，孙大圣心中有事，偏睡不着，只听那里吹打，悄悄的爬起来，穿了衣服，跳在空中观看，原来是正南上灯烛荧煌。低下云头仔细再看，却是三清观道士禳星哩。但见那——

灵区高殿，福地真堂。

灵区高殿，巍巍壮似蓬壶景；

福地真堂，隐隐清如化乐宫。

两边道士奏笙簧，正面高公擎玉简。

宣理《消灾忏》，开讲《道德经》。

扬尘几度尽传符，表白一番皆俯伏。

咒水发檄，烛焰飘摇冲上界；

查罡布斗，香烟馥郁透清霄。

案头有供献新鲜，桌上有斋筵丰盛。

你看那三个假大仙，修行是多么的勤奋啊，都二更天了还不合眼还在学经授徒做法事。二更天，深夜十一点了哩，跟我们很多网友一样，夜猫子呦。而且这仨家伙可比我们厉害，它们熬夜学习修炼，第二天可不睡懒觉。国王一般五六点钟就要起床早朝，早朝没多久这三个家伙就也来上朝了呢。三个妖怪容易吗，要没这种刻苦勤奋的精神头，那当妖怪也是没档次没水平的菜鸟妖怪，当妖怪也当不好。

三个妖怪不但勤谨，而且还挺老实。昨天夜里，饮了孙悟空师兄弟的小便，这么丢人的事情，换作其他人或其它妖怪，恐怕是死也不肯说出口的。他们三个倒好，没遮没盖一五一十的全都如实的吐噜出来了。在座的各位，请问您，谁有这样的坦诚？

妖怪勤谨、坦诚，是它们能掌握一定法术的前提，不然一点优点也没有，凭什么天上的神仙允许它们拥有这些世间小道的法术呀。

问题是，它们入的不是正门是邪门，不入正门并不是正门不收留它们，而是它们缺乏人性与人文关怀的良知，嘴巴里天天念叨着《道德经》，却净是干些不道德的事儿。天天见它们宣讲《消灾忏》，也不见它们自己忏悔自己的罪过。

他们三个，把持国家政权，整天整夜的向三个泥胎像供奉糕点，整夜的念经，看上去有够精进啊。并且他们还挟持国王利用国家的权力，剿灭佛教，大兴奴工，把三清庙宇建设在车迟国最高的地方，似乎越高越能接近三清似的。这些行为举止，透露出他们不得要领的浮夸性格来。

并且，你看他们修道，修出来的都是什么东东？道士云：

“我那师父，呼风唤雨，只在翻掌之间；指水为油，点

石成金，却如转身之易。”众僧道：“他会抟砂炼汞，打坐存神，点水为油，点石成金。”它们三个还会步罡、五雷法、幻化臭虫、隔板知物的透视功能、搬运抵物之术、会砍下头来又能安上、剖腹剜心还再长完、滚油锅里又能洗澡。

可是这些吓唬人的本事，更让咱觉得这哥儿仨浮夸，是孙悟空一听就耳朵生茧的破玩意儿。因为这些本事，与长生得道毫无干系。孙悟空小时候就看不上的幻术，怎么会有价值呢。还记得第二回中说到，这种修行属于

“动”字门之道。祖师道：“此是有为有作：采阴补阳、攀弓踏弩、摩脐过气、用方炮制、烧茅打鼎、进红铅、炼秋石，并服妇乳之类。”悟空道：“似这等也得长生么？”祖师道：“此欲长生，亦如水中捞月。”悟空道：

“师父又来了。怎么叫做‘水中捞月’？”祖师道：

“月在长空，水中有影，虽然看见，只是无捞摸处，到底只成空耳。”悟空道：“也不学，不学。”

其实，这哥儿仨，跟前面的鬣龙精一样没文化。对于

“会砍下头来又能安上、剖腹剜心还再长完、滚油锅里又能洗澡”，它们完全搞错了书中记载的这三种神通功能的本质是什么，于是就在那里乱修一起，似乎还很有成就，实际上是在玩弄自己。绝念、去心、舍身，三种内修的法，愣是给它们玩成了外身的幻术、夸张得不得了，一看就知道它们三个望文生义、断章取义、自作聪明。

你说它们三个，像不像高唱《江南 Style》的鸟叔啊？镜头聚焦处，财大气粗的鸟叔在沙滩的躺椅上逍遥，镜头一拉宽，观众看到是儿童玩的沙坑。镜头聚焦出，威武的鸟叔好像在骑马飞奔，镜头一拉，骑的是少儿木马。于是，它们三个处处都像个修道人，可是又处处不得要领，一看就是个山寨货。

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三藏的路上，成了唐御弟的拦路石了？那肯定是三藏自己内心积累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

之前的三藏，在内心的某个角落，跟这三个妖怪差不多一样，表现得积极修行、精进无比，家也出了、头也剃了、天天紧巴巴的念经、紧巴巴的见庙就拜、见塔就扫、还有一身极其漂亮精致的职业装，可是修行总不得要领，不入正门。

在我心目中，唐僧才一直是正牌鸟叔、比鸟叔还有鸟叔范儿。您说呢？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）